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八回 惑雌黃蓮心忍苦 窺秘密梅子留酸

光陰似箭，彈指月餘。李氏腿傷日漸平復，錢家諸人，除了如海以外，並未有第二人前來探望。邵氏賦性好靜，也不願有人來擾她，終日閉門枯坐，有時自己作些活計。李氏卻是飽食而後安眠，安眠而後飽食。起初固然適意，積久漸覺沉悶。那天忽然有個人來探望她們，王氏婆媳見了此人，恰如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一般，十分歡迎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便是陳家的梳頭娘張媽，據張媽自言，自她們婆媳倆走後，心中記念得什麼似的，每思偷個空兒來瞧一瞧，無如陳太太又病了，要湯要水，時刻不能離身。待她病好之後，又忙著預備搬回家去。目今陳太太等都已搬回城內，我也得了空，因此特地出城來探望你們，不知媽媽的腿傷究竟如何了？李氏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多虧錢家少爺仗義，黃醫生盡力，如今傷勢已日見平復。自己一人，也可蹣跚走幾步了。但不知陳太太搬後，我家還有兩隻衣箱，未知可曾帶進城去沒有？」張媽道：「這卻未曾，至今還鎖在錢家空屋內。只因城內你家原址，目今已租與別的房屋，待你病好之後，也須另租房屋。城內城外，一時未定。搬來搬去，豈不多費周折，所以擱著未動。況且放在錢家，也和陳家一搬，決不致有走失之慮的。」李氏道：「那卻無妨。不過房屋一事，很覺有些尷尬。你也曉得的，這醫院內不比別處，病一好馬上便要動身，我此時又不能出去自看房屋，倘若待到腿傷好後再去，豈不太遲了，所以千萬還要費你的神，替我在薩珠弄附近打聽打聽，可有相當屋子，地方不在乎大，只要清爽些兒，房錢三四塊之譜。倘若尋得了，請你趕快來告訴我一聲，也可使我們安心。所以要借在薩珠弄附近，一則你往來近便，二則那邊的左鄰右舍，都已混熟了。倘若換了所在，又要幾個月陌生。三則買物件，那邊似乎也比別處便當。這件事我們可重托你了。」

張媽道：「這事我准替你辦便了。但我在錢家時，曾聞薛氏奶奶說起，你們如其一時找不到屋子，仍可在他家暫住幾時，你們何須急急呢？」邵氏聽說冷笑道：「雖然她這般厚待，我卻不願意一輩子依人過活呢，你盡給我找屋子便了，我罰咒也不上她家的門咧。」張媽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你的脾氣真和男子一般，處處講氣節，若教我啊，可不能這般說了。我們女流之輩，終究要靠著人家過活，並不是說幫人呢，說來說去，女人家終吃虧一著，處處不能獨立，除非有了十萬八萬家私，然而若沒個體心貼意的男子料理，也難保不被人算計了去。唉，我老昏了，說話時常夾七纏八，方才講房子上頭的話兒，忽然牽到那裡去了。這屋子一事，我準定給你們效勞便了。」邵氏默然。張媽又和李氏高談闊論起來。這天午膳時，如海因事不到，卻著人送了一封信給黃醫生，令他依信辦理。黃醫生忙叫了幾樣菜，另打兩瓶好酒，親送到李氏房中。李氏見了，詫異道：「許久未吃酒了，怎麼今兒忽地叫起酒來？」

黃醫生道：「這是我們院主意思。他自己因有別項應酬，今兒不能來了。」李氏道：「那更奇極了。自己不來，為什麼叫酒呢？」又笑向張媽道：「莫非他知道你來了，所以特地為你叫的酒嗎？」張媽漲紅了臉道：「我是什麼人，他為我備酒，況且我打從城裡出來，他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，怎能知道我到這裡來呢。大約他因你傷處好了，所以請你吃些酒，活活血脈，亦未可知。」黃醫生在旁接口道：「果然我和院主談及這句話，恰被這位媽媽道著了。」張媽笑道：「如何？」

黃醫生也笑了一笑，閉門自去。裡邊張媽便和李氏開懷暢飲。邵氏因不能喝酒，只吃了一碗飯，徑自回房去了。張媽待李氏酒至八分光景，四顧無人，悄悄向李氏道：「我有一句最中聽的話兒，意欲不說，於你前途大有關係，又恐錯過了這絕好機會。倘若說了，又怕你動氣。究竟與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利益，不過我生來是個熱心人，專愛管閒事，常把別人的事兒當作自己的，反把自己的丟在腦後。我為著你家這件事，真所謂皇帝不急急死了太監，無緣無故，天天掛在心上。今兒恰巧有一個機會，落在我手內。在我的意思，於所說的那話兒，是再好也沒有的，但不知你們心中如何？意欲問你們一聲兒，又很不容易開這張口。左思右想，還是給你們說的好。」說著又沉吟了一會道：「說了呢，又恐你老人家動氣。常言道：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還是不說罷。」言畢，笑吟吟的舉杯一飲而盡道：「你怎不幹了這一盅呢？」

李氏聽她吞吞吐吐，沒頭沒腦，覺得耳朵裡癢不可耐，也無心喝酒，急於盤問她究竟說的甚事？張媽卻笑而不言，舉箸夾了塊燒鴨，向口內直送。李氏急了，一手抓住了張媽的右臂，把那塊燒鴨落台上道：「你若不說，我永不讓你吃喝到口。倘若你好意告訴我們話兒，我焉能動氣。照這樣的吞吞吐吐，可真令人冒火咧。」張媽笑道：「我說我說，你放了手呢。」說著，回頭看了一眼，才道：「這句話我說便說了，但在未說之先，卻要你答應一句話兒，便是這件事，你能贊成固好，如其不贊成，可不能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，只當我沒說，或者當我告訴你別家的事情，與你們不相干的。便在你家邵氏嫂嫂跟前，也不能露口，你可能答應我嗎？」李氏道：「我答應了，你說罷。」

張媽又回頭看了一看，把坐椅移近李氏跟前，低聲道：「你可記得當日在錢家時，我同你說起錢家少爺要納妾的話嗎？那時還是我們臆測之辭，不料目今竟要實行了。昨兒他差人叫了我去，親自托我這件事，命我為他物色一個良家女子，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相貌不在乎美丑，只要人品賢慧，便能合意。我本有一個外甥女兒，住在蘇州，年紀才只十八歲，品貌還過得去，講到性格，真是再好也沒有。合村的人，沒一個不稱她大賢大慧。還有做活一層，更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粗自洗衣上灶，細至描龍繡鳳，件件來得。當時我要為她成全了這頭親事，後來忽然想起你家。」說到這裡，又探頭四下觀看，見沒人在旁，才接下去道：「你家這位嫂嫂，今年年紀尚青，可惜喪了丈夫，守節固然是女子大義，然而也要審時度勢，或資財可守，或後顧無憂，才可抱著一片冰心，去到那節婦祠中占一席之地。若仗著一腔血氣，貿然從事，待到日暮途窮，後悔何及。即以目前而論，你也是一把年紀了，府上的根底，我雖然不能仔細，然而尋常經紀人家，誰積著多少銀子。目下米珠薪桂，一天天的開銷，卻是少不得的。講到手指頭上的進款，那能抵當得住，常言說得好：寧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且孀婦再醮，並不是不體面的事。所以我斗膽說一句荒唐的話兒，不如把嫂嫂許給了他家的少爺，一則兩下都曉得脾氣，免卻猜疑；二則錢氏一家，都與嫂嫂相投，若做了他家的如夫人，一定上下融洽，豈不更為得所。到了那時，你老人家也不愁沒個安身之處了。愚見如此，未知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李氏聽了半晌無言。張媽又道：「並非我勸你逼媳婦改節，須知世間婦女，守節的很多，得建坊入祠的，能有幾個，先要有財有勢，然後地方上官紳才肯慰勸旌表。若是貧家婦女，縱令苦節終身，更有誰來睬你。試到貞節祠中一看，其中木主，大都出自紳富之家，難道富貴人家婦女都知道守節，貧苦人家婦女便不知守節。我備食半生，也不知踏過了幾多人家門限，覺得富貴之家，每多驕奢淫佚，反不如貧家夫婦，兩口兒勞心勞力，斷守得十分恩愛，一旦琴亡鏡破，若非十二分過不了日子，也未必肯朝秦暮楚，因何被旌的寥寥無幾？可知財勢二字，確是大有作用。常言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你上了些年紀，難道還看不透麼？」

李氏躊躇道：「這事我卻不能作主。她的脾氣，你是知道的，不得法便要尋死覓活，我除了她，已無第二人可靠了，所以萬不能同她說這話，還是你自去問她，她若應允了，我便由她。她若不答應，我也不能強她。」張媽聽說，心中暗喜便道：「如此我問嫂嫂去。」說著徑走向邵氏這邊。那時邵氏正靠在沙發椅上眼看著床橫頭一扇小門，呆呆發愣，見張媽過來，慌忙陪笑讓坐。張媽笑向邵氏道：「恭喜嫂嫂，賀喜嫂嫂。」邵氏聽了，臉一紅道：「你醉了嗎？什麼喜不喜呢？」

張媽笑嘻嘻的挨在邵氏坐的那張椅上坐了，一手搭在邵氏肩頭，附耳低低搗了半天鬼。邵氏聽畢，忸怩道：「這事羞答答的，教人怎生開口，你還是去問老的，我本是她家人，她說甚麼，我決不違抗便了。」張媽笑道：「你偏要這般說，老的正在聽你的回音呢！你能應允了，她決不致生什麼枝節的。」邵氏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還要請你去通知他一聲，他可能答應我兩件事。他若答應了，我也答應，他若不能答應，我們還是自回家去。第一件，我家這位婆婆，便和我自己母親一般，我若跟了他，他須要當她老人家丈母般看待，養老送終之禮，不能虧缺，而且還不能將我同她老人家分開兩起，一則我可以親自侍奉於她，二則免她孤苦零仃，受人欺侮，第二件，我跟他之後，若教我回到舊宅中去，卻萬萬不能，須要另租房屋，給我居住，他家舊宅中人，不准到我這邊，

便是我這邊的人，也不到他那邊去，以免挑動是非，多生氣惱。他若允我的要求，你便來給我回音。否則，你也不必來通知我，我們只作沒說這句話兒便了。」

張媽道：「這兩件原是正理，錢家少爺一定答應，我此時便去討他的回話。」因即辭別邵氏，見了李氏，便說邵氏業已應允，又把兩件要求大略講了一遍，李氏別無他說，只念阿彌陀佛。難得她還有良心，又想起自己兒子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張媽勸慰一番，出院到藥房中，尋見如海。如海見了她，忙引她到一間秘密談話室中，閉上門問她大事如何？張媽便把自己和李氏所說的話重敘一遍，如海拍手稱妙。張媽又把邵氏的兩項要求說了，如海笑道：「我早知道咧，你去回復她，說我件件從命。」又在懷中掏出一卷鈔票，塞在張媽手中道：「這五十塊錢鈔票，是謝你的小意思兒，請你收了。」

張媽道謝出來，重複到行仁醫院，向邵氏說知，才歡天喜地的自回城去。次日一早，如海便趕到院內，見了李氏，媽天媽地的叫得十分親熱，李氏反有些不好意思。邵氏見了他，更含羞帶愧，脈脈低頭。過了幾天，李氏腿傷痊癒，如海已在火車站附近華興坊租了一所兩上兩下的石庫門住宅，帶著邵氏，同去看了一趟，很為合意。又辦了些外國家具，佈置既畢，擇黃道吉日遷進新宅，此事幹得十分秘密，除了車夫阿福以外，竟沒第二個閒人知道。進宅之後，如海便問邵氏可要置辦什麼衣飾？邵氏回說：「無須。不過我此時遺穿索服，頗為不雅，幾件綢衣，都鎖存箱內，現在新闢宅裡，你得便給我帶來，以便更換。」

如海聽說，似得了將軍令一般，當日馳回家中，向薛氏索取鑰匙，開了空屋，搬出她家兩隻箱子。薛氏見他如此匆忙，不勝駭異，問他做什麼？如海推說李氏腿傷已好，今日又來了許多病客，病房不夠用，所以將衣箱還他，教他們騰出房間，走路完事。薛氏深信不疑。如海出得門來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即令車夫阿福押著皮箱送去，自己徑奔行仁醫院，尋見黃可安，命他帶了皮包藥具，兩個人僱兩部黃包車坐了，如飛的向愛而近路倪俊人公館而去。原來倪俊人的愛子，昨夜忽然遍體發熱，滿口囁語，不醒人事，那時恰值俊人不在家中，無雙急得沒了主意，星夜著人尋了俊人回來。俊人也無法可施，半夜三更，又沒處請醫診治，夫妻兩個乾著急，繞著床轉了一夜，今日天才發白，便寫信給如海，叫他火速請一個外國幼科醫生，為他兒子看病，如海因自己忙著進宅，竟把這事忘了。此時方才想起。一時找不到別的醫生，深恐俊人見怪，故把黃可安帶去塞責。俊人已立候多時，見了如海，抱怨他因何這時候才來。如海免不得又將鬼話搪塞，俊人更不多說，引他們上樓，進了無雙臥房。只見無雙愁眉苦臉的坐在床沿上，向如海略略點頭。如海一眼看見那孩子袒著胸脯，直挺挺的睡著，棉被撩在一旁，不覺嚇了一跳道：「這般冷天，為什麼不給他將棉被蓋上呢？」

無雙道：「不給他蓋被，他還叫熱，要解開胸脯。若給他蓋上棉被，他更鬧得不得開交了。你看他頭臉燥得這般模樣，不知要緊不要緊？」如海看那孩子，果然頭臉紅燥，因道：「寒熱原不礙事的，我已給你請了位外國醫生來咧。」無雙聽說，便倒身下去，叫了聲乖兒子，一手將那孩子抱起，見他仍是軟洋洋的要睡，即便擁在懷中，坐起來預備給醫生診脈。黃醫生慌忙放下皮包，捲起衣袖，替他診了脈。又在皮包內取出寒熱表，塞在孩子口中，量了一量，吐舌道：「利害利害！」俊人驚問怎說？黃醫生道：「熱得很！平常病人，在表上量到一百零八度，已算最熱的了。目下公子卻是一百十二度零二六，可不是熱到極點嗎！」俊人驚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黃醫生道：「照例內熱須用瀉劑，以清積火，恐公子身體嬌弱，禁不起瀉，然而捨此又別無他法，好在我皮包中現帶著燕醫生補丸，這藥一吃便瀉，百發百中，而且又不致誤事，大人小兒俱可服得。」說著便在皮包內取出一個小小木管，揭蓋傾出兩粒丸藥道：「大人每服三丸，小兒只消吃兩丸也可使得了。」俊人接在手中，見這補丸比梧桐子略大，帶著糙米顏色，便交與傭婦，命她研細了，用開水沖給少爺吃。又將如海拖到僻處，問要多少醫金？如海道：「這位黃醫生從不出診，醫金亦無一定，今天是我硬拖他出來的，待令郎好了，改日總謝罷。」

俊人點頭稱是。如海見黃醫生已提著皮包，打點要走，自己也恐邵氏待他回去吃飯，匆匆辭了俊人，自回華興坊去。這邊俊人親自替兒子餵了藥，命無雙撫他睡下，自己披上馬褂，詢知車夫還不曾來，也不等他，徑自出了公館。正要僱坐黃包車，忽見遠遠地飛也似來了一輛馬車，到他們門首停住，車中跳下一人，氣昂昂朝裡便走。俊人見是魏文錦，高聲道：「老魏何來？」文錦回頭見了俊人道：「原來你已出來了，險些兒又跑一趟空。」俊人道：「你幾時跑過空趟的？」

文錦道：「剛才我先到卡德路去找你，他們告訴我昨夜十二點鐘，這裡差人叫去了，我即忙趕到這裡，你若又出去了，豈非跑了兩處空嗎！」俊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？」文錦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你沒用飯麼，我們到大馬路匯中去吃大菜，那邊很清靜，可以談心。」俊人道：「太遠了，還是寧波路卡爾登罷。」文錦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出，卡爾登與匯中相差能有多少路呢！」

兩個人上了馬車，俊人心念兒子病狀，文錦也有絕大心事，故皆默默無言。到了匯中門首，俊人、文錦先後下車，推門進內，只見外國男女往來不絕。有些外國婦女，都裝束得奇形怪狀。二人不暇細看，覓到了升降梯所在，乘至四層樓上，有侍者指引他們到靠外灘一處統間中，算是華商特座。這地方與西人大餐間隔絕，佈置得井然清潔，究不如西人一方面華麗，日間吃客甚少。二人揀臨窗一張圓桌上坐下，侍者送上菜單。俊人看了一看，笑問文錦可識？文錦笑說：「我自出娘胎也沒識過。」俊人向侍者道：「你照單搬上來罷，我們識不了這勞什子的字呢。可怪他們既稱華商特座，為什麼又把外國字來哄中國人呢？」侍者笑了一笑，自去搬菜。俊人便問文錦有何話說？文錦先長歎一聲，然後滔滔不絕的講出一大篇話，俊人聽了不免替他代抱不平，連說豈有此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這種無恥小人，若不重重辦他，天理何存，風化安在，看官，你道文錦說些甚麼？俊人聽了為何要動氣？這件事少不得仍要做官的細細交代。我且先把魏文錦的出身，略表一表。

原來文錦原籍四川，也曾進過學。他父親本是有名鹽商，手頭幾個錢兒。文錦納粟得了湖北候補道，在張文襄幕內當差有年，卻從來未補到實缺。文襄去任，文錦逍遙漢幕，娶了個姣女為妾。繼見湖北候補員，愈聚愈多，有幾個竟弄得貧無立錫，自己不免灰了這做官的念頭，便帶著如夫人乘輪來滬，在白克路租了一所高大洋房，作為公館。除自己帶來的長隨僕婦以外，又添用許多下人，進出都是馬車，異常闊綽。當地紳商，知道他是張文襄手下紅員，很有人去巴結他。俊人、如海等，便在這時候與他相識。文錦日日與官場徵逐，他那位如夫人也結識了幾家公館中的姨太太，打扮得花團錦簇，終日吃大菜，看夜戲，應酬得十分忙碌。如夫人的姿容，本生得美麗，兼之衣飾豪華，舉止疏放，因此便有許多遊蜂浪蝶，飛繞左右，把她當作目的。講到她的人品，在湖北原是規規矩矩的。不知怎的一到上海，便染了一班公館中姨太太的通病，居然也拈花惹草起來，文錦卻不知不覺。

有一夜在大舞台看戲，當面撞見自己如夫人與個滑頭少年並坐包廂，還被那案目掉了個小小槍花瞞過，可見文錦相信他的如夫人到十二分了。然而他那位如夫人的情人，還不止一個，有些都是無關緊要之輩，我也沒閒工夫去敘他。單表內中有一個姓趙的，也是官場中人，聲勢與文錦不相上下，然而他的相貌卻比文錦高出萬倍。一張瘦削削的臉兒，雪白粉嫩。年紀雖然未滿四十，卻留著兩片八字須，一表堂堂，令人見而起敬。他二人相識之初，也在一家戲園之內，姓趙的與那如夫人坐處，只隔著兩間包廂。那姓趙的見了如夫人，不由的暗暗喝采道：「我顛不刺的見了萬千，這般可喜娘罕曾見，因此便眼花撩亂口難言，魂靈兒飛去半天。如夫人見那姓趙的癡心專注，饞目頻迎，不覺也動了一片憐才之念，真所謂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，兩下裡眉梢眼角，也不知打了幾次無線電報。後來姓趙的見如夫人所叫的案目，正是自己叫帳那人，因即將他喚至跟前，盤問底細。那如夫人見了，又把案目喚回，故意問他明夜什麼戲，案目說了，如夫人便命他定一個好些座位，案目忙將這些話告訴了姓趙的，姓趙的不勝歡喜，也命他在貼隔壁留一個座位。次日戲還沒開鑼，便去坐等。好容易盼望到十一點半鐘，才見那如夫人咕咯咕咯的來了，走至跟前，又嫌座位不好，人太嘈雜，要換地方。案目再三賠罪說：「今兒上下客滿了，請將就此罷。」

如夫人才委委屈屈的坐下，卻連正眼也不看姓趙的一眼。姓趙的正沒主意，忽然那如夫人命茶房去買綠錫包紙煙，買來之後，又怪他沒帶洋火。姓趙的此時福至心靈，慌忙把自己身邊所帶的一匣自來火，恭恭敬敬的獻將上去，如夫人接了，果然微笑向他點

頭稱謝。姓趙的禁不住心花怒放，趁此機會，用言語上去勾搭。如夫人也不即不離，半推半就。姓趙的又約她次日到一品香去吃大菜，如夫人允如所請。豈知次日並不赴約，姓趙的白等了半夜，好生納悶，忙央那索目帶信，仍約她看戲。見面之後，姓趙的問她為何爽約，如夫人笑而不言。姓趙的又約她在某處番菜館一敘，這遭如夫人果然履約。一連幾次，漸形親密，兩個人便在成都路某號租了一所臨時公館，幽期密約，非止一朝。光陰如箭，倏忽半載。那天台該有事，文錦在大舞台看戲回家，如夫人還未回來。隔有一點鐘光景，才見她雲鬢蓬鬆，星眸帶倦，懶洋洋的走了進來。文錦見了不勝憐惜，問她因何回來得這般夜深？如夫人道：「今夜大舞台的戲散得遲了。」

文錦大為詫異，暗想方才我走時戲已完了，怎麼她又這般說呢？因問今夜大舞台是哪幾齣戲。如夫人呆了一呆，隨口說出幾齣戲來，卻與文錦所看的大不相同，文錦好生疑惑，明知此中有詐，一時並不點破。假意問長問短，如夫人也信口開河的回答。兩人談了一會，解衣安歇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午牌時分，文錦先起身，娘姨把一副白銅煙具擺在對面炕榻上，點了燈，文錦歪下去，連吸六七筒，才伸一伸懶腰，坐起呷了一口熱茶，然後淨面漱口，用過早點，又吸了幾筒煙，見如夫人還沉沉睡著，自己也不驚動她，吩咐外間配好馬車，踱到廳上，把小馬夫喚進來，附耳命他如此如此，須要秘密，探訪明白，重重有賞。吩咐既畢，自去會客。這天如夫人因昨夜辛苦了，直睡到午後三點半鐘才起，梳罷頭，用過飯，已交五點，坐著乏興，因到左近王公館中，與他家姨太太們打牌。這夜文錦回來，小馬夫便將如夫人日間的行藏，一一報告於他，文錦命他再探。次日如夫人卻與幾個小姊妹坐馬車逛張園，在一枝香吃了大菜，又往丹桂第一台看戲。文錦得報，仍無眉目。隔了兩天，小馬夫忽見如夫人晚餐後，獨自一個，也不坐馬車，僱了一輛黃包車，坐著向成都路而去。小馬夫也坐車緊緊追隨，見她到了一處石庫門外下車，叩門入內。小馬夫見門上釘著一塊紅漆洋鐵皮，上寫宣公館三個大字，便閃在僻處，候他出來。隔不多時，忽然來了一輛馬車，車中跳下一個中年男子，暗中看不出面貌，也叩門進去，馬車卻等在門外。小馬夫見那輛馬車很熟，好似在那裡見過的，惟有那馬夫卻並不相識，因即走近面前，搭訕著同他攀談，問他家主人姓什麼。那馬夫惡狠狠的釘他一眼，並不回答。小馬夫自覺沒趣，仍復躲在暗處，偷眼瞧這宣公館，除卻一個娘姨出來泡了趟水之外，竟沒別人進出。足足等到十一點鐘左右，才見那男的先走。又一會，如夫人也出來了，仍坐著黃包車回家。次日小馬夫報告文錦，文錦覺得這宣公館三字很生，便命他到那邊左近打聽，這姓宣的是何等人物，作何官職，家中有幾位姨太太，在那邊住有若干年了？小馬夫領命去後，文錦自思：他這如夫人娶已多年，素行端正，料想不致有什麼非禮之事，大約是與姓宣的姨太太們碰牌逍遣。小馬夫不知就裡，大驚小怪。正想時，如夫人也起身下床，見文錦俯首凝思，笑問想什麼？文錦道：「我想你昨夜為何不去看戲？」